

# 被选中的摄影师

薛忆沔 著

 后浪

# 被选中的摄影师

薛忆沔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被选中的摄影师 / 薛忆沔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7

ISBN 978-7-5596-3189-3

I . ①被… II . ①薛… III .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0038号

BEIXUANZHONG DE SHEYINGSHI

被选中的摄影师

著 者: 薛忆沔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编辑统筹: 朱 岳 马国维

责任编辑: 龚 将 夏应鹏

特约编辑: 冯科臣 陈志炜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黄海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36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12印张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3189-3

定价: 49.00元

---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文学三十年”作品选（虚构）

## 自序

三十年前，在《作家》杂志的头条位置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误以为那就是写作能够带来的最大的喜悦。三十年后，在文学的道路上孤独地面对卑微的生命，才知道写作还能够带来更深的喜悦：那是与虚荣和功利全然无关的喜悦，那是截获人性密码和撞开语言宝库的喜悦，那是被上帝选中的喜悦。

2015年夏天，在大学毕业三十年的同学聚会上，组织者请每位同学用一分钟的时间概括自己三十年里的作为。我的概括只用了十秒钟。我说我从北京航空学院八一级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界成绩“最好”的作家之一。这一晃而过的戏言很容易让人产生人生如梦的幻觉。要知道，这神奇的“化学反应”耗费了三十年时间，耗费了难以估量的汗水和泪水。毫无疑问，概括中的第一个“之一”应该全部由我自己负责。但是，正如我曾经多次强调过的那样，其中的第二个“之一”要归功于无数人的鼓励、支持和鞭策。

向那无数的前辈、同辈甚至晚辈致意是出版这一套“‘文学三十年’作品选”最主要的理由。任何一个文学生命都受制于和受惠于一个特定的时代：被上帝选中也就是被一个特

定的时代选中。

而这表面上立足于过去的出版实际上也为未来设定了标杆。我肯定自己已经过去的“文学三十年”没有辜负汉语的养育之恩。我也同样相信自己未来的“文学三十年”不会愧对文学对一个卑微生命的殷切期望。

薛忆沩

二〇一九年三月九日

# 目 录

自 序	I
-----	---

## 短篇小说

上帝选中的摄影师	3
----------	---

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	17
-----------	----

(以上两篇选自“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

流动的房间	33
-------	----

“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	59
-------------	----

(以上两篇选自短篇小说集《流动的房间》)

出租车司机	71
-------	----

小 贩	81
-----	----

(以上两篇选自“深圳人”系列小说集《深圳人》)

三故事	91
-----	----

生活中的细节	103
--------	-----

(以上两篇选自微型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

## 中篇小说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109
--------------	-----

(选自“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5
(选自“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集《十二月三十一日》)	

## 长篇小说

遗 弃 (节选) .....	209
一个影子的告别 (节选) .....	255
白求恩的孩子们 (节选) .....	287
空 巢 (节选) .....	309
希拉里、密和、我 (节选) .....	347

## 短篇小说



## 上帝选中的摄影师

我儿子一家移民加拿大的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我这一辈子见过的第一个外国人。我以前曾经多次想起过他，但是却从来没有梦见过他。他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变，我依然觉得很亲切。他是住在县城那座小教堂里的传教士。他也是一个摄影师。他经常到我们村子里来拍照。他特别和善，也特别喜欢跟我们玩和逗我们玩，这一点与中国的大人们很不一样。他让我们围在他的身边看他拍照。他也给我们拍照。村子里所有的孩子都很喜欢他。而他对我的意义更是非常特别，因为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第一次按下了相机的快门。那感动了我全身心的声音定格了我的一生。我后来也成了摄影师，而且曾经为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服务。我的作品既为我带来过无数的荣誉，也给我带来了终身的羞耻。

我们不知道他来自哪个国家。大人们有的说他是美国人，有的说他是法国人，还有人说他是新西兰人。但是，因为我在那样一个特别的夜晚梦见了他，醒来之后，我怀疑他是加拿大人。他的样子真是一点都没有变，与我记忆中的完全相同。我梦见的是他最后一次到我们村子里来的那个天色阴暗的下午。他是来向我们告别的，因为日本人很快就要从武汉

南下打到我们这一带来了。那时候，我们村子里有将近一半的人家都已经逃离。我爷爷也在安排家里人做逃离的准备。

那是一个天色阴暗的下午。我躺在村口的老樟树底下，想象着我们将逃往的“外面的世界”。突然，我看见传教士从村子里走出来。他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相机，一边回头朝村子里张望，好像有点依依不舍。我坐起来，向他打了一声招呼。他兴冲冲地跑过来，用他很难听懂的汉语告诉我，他这是最后一次到我们村子里来了。我突然有一阵意想不到的伤感：不是因为从此就见不到他了，而是因为从此就见不到他手里的相机了。传教士好像看懂了我的心思。他举起相机，对着村外旱裂的农田调整了一下焦距，然后他让我和他一起端着相机，然后他将我的手指放在快门按钮上，然后他鼓励我轻轻往下一按。

那感动我全身心的声音将我带进了神魂颠倒的状态。这时候，传教士示意我站起来，靠到老樟树粗糙的树干上。然后，他将相机的皮套从肩上取下，挂到我的脖子上。接着，他后退几步，举起了相机。那是他在我们的村子里最后一次举起他的相机。他拍下了我被自己第一次按下的快门声音感动得神魂颠倒的全身。

两个星期之后，我们也在爷爷的带领下逃离了我们位于湘鄂边境的祖居。我们先是一路南下。在长沙的一位亲戚家住了将近一个月之后，我们又改为向西逃亡。长沙的亲戚建议我们到溆浦去落脚，但是，我爷爷在路过新化的时候得了

一场大病。病愈之后，他决定我们就停在那里。这一停就是六年。日本投降之后，我爷爷带着大部分家人迁回祖居去了。而在路过长沙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宣布，他决定带着我们这一家人留下来，留在那里生活。我后来才知道是名扬四海的那三次长沙会战让他对那座城市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

父亲的这个决定决定了我的一生，因为我们住的那条街的拐角处有一家生意兴隆的照相馆。沉默寡言的照相馆老板注意到了我对摄影的浓厚兴趣，收下我做了他的徒弟。我非常勤奋又很有天赋，手艺进步飞快。在我十八岁生日的那一天，师父看着我刚为一位富商拍出的遗像，充满感慨地说我完全可以自己开业了。但是，我告诉他，我对开照相馆没有兴趣。我有更大的志向。我的志向是做一个真正的摄影师，一个记录历史的摄影师。这志向植根于我第一次按下快门时的那种神魂颠倒的状态。我的志向让师父的脸上出现了罕见的“不安”。“你有罕见的天赋。”他说，“只是不知道上天还会不会给你那样的机会。”

没有想到“那样的机会”很快就降临到了我的生活之中。大概就在四五天之后吧，一位年轻的军官带着他看上去有点胆怯的妻子和他们刚满月的儿子来到了照相馆。他们要拍一张“全家福”。年轻的军官想请我的师父为他们拍，而我师父却说我拍得比他要好。年轻的军官看了他漂亮的妻子一眼，然后扶着她的肩膀走进了我的镜头。坐下之后，年轻的军官对我的每一道指令反应得都非常热情，而他妻子的反应却始终都很机械。在我正准备按下快门的时候，年轻的军官突然

说他们的照片要加急冲印，因为他马上就要回前线去了。原来这是一个即将分散的家庭，我心想着，稍稍迟疑了一下才按下了快门。我还从来没有为这样的家庭拍过“全家福”。

第二天傍晚，年轻的军官独自来取照片。他对我的摄影水平大加赞赏。他说他的妻子对这张照片也一定会非常满意。他接着又说，以这样的水平，我应该到南京或者上海去发展。我重复了与师父说过的话。我说我不想庸庸碌碌地靠拍照来活着，我说我的志向是当一名记录历史的摄影师。年轻的军官没说什么就离开了。但是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他又急匆匆地跑了回来。他问我是否愿意随他一起去前线。他说他那位好大喜功的军长一直都想物色一位年轻有为的摄影师来记录将让他名垂青史的战绩。他说一场与共产党的决战已经迫在眉睫，我在前线一定会大开眼界，大有作为。我父亲不支持我的冒险，但是也并没有阻止我的行动。而我师父认定这就是上天赐给我的“那样的机会”。他不仅给我提供了路费，还让我带上那架我用得最上手的相机。第三天，我就跟着让我称他为“马副官”的年轻军官上路了。

那是三年前结束逃亡生活之后的第一次出行。没有想到，我的兴奋却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九江转乘轮船的时候，我的情绪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内战带来的破坏和恐慌好像比前面那场战争带来的更大。满目疮痍的景象让我对自己记录历史的志向产生了一点怀疑和动摇。马副官对“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什么兴趣。一路上他只有一个话题，就是他漂亮又胆怯的妻子。他说他非常非常爱她。他说她是他的生命。

他说等战争结束了，他就要将她接到南京去住。他说他们还要生两个孩子。他说他希望其中的一个是女孩，他说她一定长得像他妻子一样漂亮。

前线的状况也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壮观和刺激。尽管好大喜功的军长几次将我带到了前沿阵地的战壕里，我还是没有体会到惊心动魄的感觉。我对自己的志向产生了更深的怀疑和动摇。不过，我并没有退缩。从到达的当天起，我就开始认真地工作。我拍下的前线积极备战的照片不断在国统区的报纸上发表。它们不仅大大地满足了军长的虚荣心，也提高了他在同行中的地位以及各大战区将士的信心。军长多次向马副官表示，我是他那次长沙探亲之行的最大收获。他甚至授予了我一个“上尉”的虚衔。

我带着这纯粹的虚衔和越来越重的厌倦情绪继续记录历史。但是就在这时候，历史却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用我罕见的天赋来“创造”历史。我一生中参与过两次这样的“创造”。它们带给了我终身的羞耻。我的第一次“创造”就以我在蒙城附近拍摄的那一组“六千战俘”的照片为标志。

那是发生在最后那场恶战之前十天的事情。那天清晨，我被召到军部的时候，操场的中央居然坐满了解放军战俘。一队由军长从南京请来的摄制组正在拍摄一部宣传片，宣传我军在四天前的那次战役中俘获了“六千战俘”的战绩。马副官要求我也同时拍一组照片来配合宣传。可是，操场上明明只有六七百名战俘，为什么……我有点迷惑不解。而马副官先是冷冷地回答说，把所有的战俘全都押上来不安全。接

着他又恭维说，以我的水平，用这六七百名战俘就足可以拍出“六千战俘”的效果了。

那部纪录短片因为漏洞太多，最后没有公映。而从我拍的那一组照片上却看不出任何的漏洞。它们被认为“真实地记录”了我军抓获解放军“六千战俘”的辉煌战果，在国统区的几家大报同时登出，取得了“长我军士气灭敌军威风”的特效。而解放军一方面动用所有的宣传手段攻击国民党造谣惑众，另一方面又不敢低估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极为恶劣的影响”，他们“摧枯拉朽”的进攻因此被推后了整整四天。

我参与“创造”的历史并没有能够改变历史。三个星期之后，好大喜功的军长被击毙在决战的战场上。而马副官的左上臂也负了轻伤。我看着他溃败下来的狼狈样子，知道历史已经不再需要我来记录。我扔下心爱的相机，搀着马副官吃力地往小河的南岸方向逃去。多年之后，我曾经在军事博物馆的一个展室里再次看见了我一辈子用得最上手的相机。它被当成了那次著名战役的“战利品”。

我们化装成平民逃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然后，我们朝西南方向逃去。一路上，马副官还是不停地谈论自己漂亮的妻子。他说她如果看到了他手臂上的伤口一定会心疼得要去亲吻它的。还有一天晚上，他感叹起“成事在天”的铁律。他承认说“六千战俘”事件是军长一手策划的。他承认说那六百多名战俘中其实只有五十名是真正的解放军战俘，其余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士兵装扮的。马副官无法接受自己效忠多年的军队迅雷不及掩耳式的溃败。而更让他无法接受的还

不是战场上的失败。停留在南昌的第三天傍晚，马副官在我们住的客栈的门口遇见了一位从长沙来的亲戚。他告诉马副官，大约一个星期前，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儿子与一位布店老板家的少爷私奔到香港去了。这晴天霹雳将马副官当场击倒在地。

随后的夜晚和白天，我一直守护在马副官的床边。但是第二天的深夜，我实在是顶不住了，就趴在他的床沿上睡着了。惊醒之后，我发现马副官已经不在床上。他在枕边留下了一张字条。他说他已经厌倦了尘世的生活，准备去九江附近的那座著名寺庙出家了。

我独自回到了长沙。我又回到了我师父的身旁。我向他讲述了除“六千战俘”事件之外的所有经历，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作为战地记者的经历。听完我的讲述，表情凝重的师父交代我，千万不要再向任何人提及去前线为国民党军队拍过照的事，更不能说还得到过一个“上尉”的虚衔。“失败者的历史是不应该记录的。”他意味深长地说。

所以，那一天马副官又出现在照相馆的时候，我师父很不高兴。马副官说，一个月前，他所在的寺庙毁于敌对双方的炮火中。他因此只好重返尘世。他来照相馆的目的是想请我翻拍和放大那张他曾经大加赞赏的“全家福”。他告诉我，他现在避居在一位亲戚家，等局势稳定了之后会出来找一份工作。他说自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建设新社会一定需要许多像他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只瞒着师父偷偷去看过马副官一次。我给他送去了一些日用品和一点零花钱。我